

467

JUL 1934

第七十六期

目錄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北方論



雪國春秋.....	不堪回首.....	舊事重提.....	光怪陸離.....	公論.....	時評.....
.....
.....
.....

◀ 處定代及售寄刊本 ▶

● 北平	東安市場華盛書店	丹桂商場岐山書社	西單商場青年書店
● 上海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漢口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杭州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南京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濟南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青島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天津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保定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 石家莊	佩文齋	榮華書店	曙光書店

每週出版一次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北方論社發行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自第七十六期起，特加振刷，盡量採取富于彈性和趣味之文字，內容各欄，絕對公開，歡迎投稿，稿費月終結算；關於復興民族文化之學術研究論文，尤所歡迎，尙希海內

賢豪，不吝賜教爲荷！

本社編輯部啟



海關稅則與屈服外交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各帝國主義者，加上許許多多的鍊鎖，在中國人的身上，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均受了限制，擺不脫，而且也動不得。中國是次殖民地，其悲苦的命運，是不用說了。中國國民，莫不希望發展自己的資本，以抵禦外來侵略。過去革命口號，無不高喊「關稅自主」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現在不平等條約還有許多沒有廢除，但關稅是已經自主了。政府無疑的是應該要實行關稅保護政策，以期本國的生產發達。乃事實上是怎樣？中國的關

海關稅則與屈服外交



公論

日俄戰爭與國人的錯覺

惜夢

自平滿通車，日俄備戰的消息，又不斷的傳來。日俄戰爭的導火綫，誰都知道是那一條正在協議出售的中東鐵路。日本雖因拉賓京圖兩線完成與黑北線的修築，使中東鐵路減損了經濟的價值；然而在軍事上仍然是勢所必爭。在日本方面，原以取得中東鐵路為統治東北及完成大陸政策第一步的主要工作；如果不取得此路，不特東北北部的經濟權不能操縱，就是一手所締造的偽國，也時有被推翻的憂慮。並且，此路為蘇俄在這東宣傳赤化的中心，如果不取得此路，所謂滿鮮赤化的危機，便無法防止。在蘇俄方面，原以中東鐵路為東方出路的惟一防護線，此路一失，海參崴的出路便有立被切斷的危險。所以售路的會議雖一開再開，蘇俄的態度，始終

日俄戰爭與國人的錯覺

稅則，終於脫離不了帝國主義的支配的羈絆。這顯然的是一種亡國的現象。

國人在過去有一種最普遍的希望；以為關稅協定取消，關稅自主以後，我國生產一定能在關稅的保護政策之下發達起來。現在事實答覆我們；關稅協定雖已取消，但關稅仍然不能自主，我們與其希望關稅自主，不如希望我們的國家自主，在大殖民地中國，一切都不歸自主，不僅僅關稅一項。在理由上說：關稅協定，現已不存在了，我國政府釐訂稅則，應當不受任何外國的限制。誰知道理由背後，應該有一種不屬於「理」的範圍的「力」的作用，「理」才講得通。否則，誰同你講理？東北四省，是中國的領土，誰也沒有侵佔的理由，這並是全世租公認的理由。所謂的「世界公理」，但終敵不過日帝國主義槍炮政策的「力」。現在的世界，是力的世

是延宕敷衍的外交手段，軟硬齊來。因此，兩方除積極為軍事的準備外，現正在加緊的磨門，如日方借口運軍事件，逮捕東俄籍職員，俄方即以停止日籍職員薪金相報；小興凱湖方面着陸的俄爆炸機RI為日軍捕獲。俄方即將海參崴進口的日船因島丸指為間諜，立予扣留。兩方磨門的情形，可說是針鋒相對，磨刀霍霍，引滿待發，這恰是密雲未雨的時候。

日本在東北的兵力，除積極訓練偽軍，利用在鄉軍人及武裝移民團外，正規軍已編有七個師團，每師團皆配以騎兵隊，戰車隊，化學隊，飛行隊，防空隊，鐵甲列車隊等，每師兵力，約在兩萬人左右，完全分駐於要隘及偽國的邊境，就編制與行動上看，確已入於戰時的狀態。日本對於蘇俄的戰略必須採取攻勢。(一)右翼戰線：以海倫北安鎮(日偽正在興工建築中，擬定為偽國北京，日軍有大量的軍用物品及食糧積存)作中心，由黑北線(北安鎮起經興安嶺直達黑河，現已修通訥河本年底可完成，此路南接呼海路北端，呼海路和拉賓路相連，至京圖線拉法站，轉入朝鮮清津線，直達清津港。日軍由東京或鮮境出發，經京圖路轉入此線，直趨黑河攻擊對岸海蘭泡，如果破此障地，蘇俄海參崴軍隊，便完全失去其效用。)進攻海蘭泡以哈爾濱一帶作中心，由東鐵東線進攻綏芬河。(二)中路戰線：由海滿線(海拉爾至滿洲里)洮索線(洮安至索倫本年冬可完成)北進。惟因此路突出，當採守勢，遇

界，而不是理的世界。我們若專講理而不講力，就是自取滅亡。枝節的對海關進口新稅則，有何用處？

國民政府近來對於各貨進口稅則，略有改訂，自頒佈以後，各地紗布商人，紛紛反對，尤以津滬商人為最。上海商會，認「新稅則實施，有三不可：一、增加機械進口稅，阻礙工業建設。二、減低外紗布稅額，誘致其傾銷，而外棉進口稅則突增，華廠身瀕絕境。三、減輕外紙稅，絕此後投資之途，摧殘各廠現有之業。更有一大不可，互惠應有實際，果枉己徇人，遇事聽命，何以爲國。」近數年來日本之傾銷政策，已將中國各產業家打得七零八落，有死無生。今關稅改訂稅則實施，只是惠日自殺的政策，不惟乎商人要反對。但這並不是政府當局之昏聩，更不是賣國。在政府當局，未嘗不是「嗔子吃黃連苦在心

海關稅則與國際外交

必要時，必行退據海拉爾。(三)左翼戰線以錦義與承德爲中心，向察東進展，襲取庫倫，進攻赤塔；另一方面，必須奪取北寧平綏兩線，鎮壓華北，佔領外蒙，一舉三得，這是必然的步驟。

蘇俄在遠東的兵力由伊爾庫次克以東，直達海參崴，所有的步騎與農場駐兵以及行政警察，遠東艦隊，黑龍江艦隊，總兵額已在二十萬人以上，並配有多數飛機戰車，也充分的完成了戰時的準備。不過蘇俄在國策上，決不願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倡，自然是必不肯贊自我開。然而，也不能坐視日本侵略華北的成功，使日本的勢力膨大以至於不可收拾，所以蘇俄並不即用正式軍隊作正面的攻擊，實行採取間接作戰的方法，一方以第三國際幹部出動，組織東北沿邊的民衆，宣傳赤化，作推翻舊國的政治工作。一方組織戰鬥義勇隊，組織紅軍，指揮義勇軍作擾亂日軍後方的軍事工作。戰鬥義勇隊的組成分子：(一)東鐵所屬的第三國際幹部；(二)朝鮮共產黨；(三)中國共產黨，統歸遠東軍司令部直接指揮，以海參崴爲中心，並在海參崴設有訓練機關，每出動工作若干時，即歸來報告工作缺點或優點，根據報告加以改正，再作進一步的訓練，以促工作效率的增加。這樣不待正式軍隊的接觸，日本已經感到了相當的威脅。

國人頗多習於「螻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故智，無論何事，總離不開這一種例

日俄戰爭與國人的儲蓄

前顧案之面面觀

中」。政府對日所採取外交路線，是一貫的屈服路線。通車，通郵，改訂進口稅則，這名曰「一馬三箭」。還有什麼設關，是外找的一點零頭。我們與其反對新稅則，不如反對整個屈服的外交路線。可是我們不主張對日屈服，試問因不屈服而連帶發生的問題，怎麼辦？實言之，與其反對政府的屈服外交，不如準備我們的「力」——鐵與血的力。只有鐵與血的力；才能雪耻，復仇，自主，救亡，圖存以至於復興。

前顧案之面面觀

監察委員劉侯武，彈劾鐵道部長顧孟餘一案，引起了糾紛。監察委員，對任何官員的彈劾，無論持論是否正確，在其執行職務的意義上，無可非議的地方。而顧氏因監院的彈劾，引起反感，在其發表對彈章申辯文中，大放厥詞：

德國政變與希特勒政權

伴的心理，因此，都把日俄看作了螻蛄，自己便居於漁人的地位，天天在希望着日俄戰爭的爆發，以為只要日俄戰爭一旦爆發，似乎一切已失的土地與權利，立刻便可以拱手拿回。其實這是正和事實相反的一個絕大的錯覺。我們應該知道，自己是螻蛄，日俄正是兩個強暴的漁人。在日俄正式開戰以前，日本對於華北必定有進一步的威脅；在日俄正式開戰以後，處在鐵蹄下的同胞，必定首先作了他們的犧牲品。日俄戰爭的結果，無論是勝敗誰屬，都沒有我們的僥倖。或降作俘虜，或甘為漢奸，一樣是一種愚蠢的舉動。事實是這樣擺在我們的眼前，我們應該立刻改正以前那一種絕大的錯覺，不容我們再把日俄戰爭看作是「漁人得利」的機會。我們要鑒於漁人的強暴，我們要懼於螻蛄的危機，我們要趕速的團結起來，意志必須統一，步伐必須調整，必須在這種條件下掙扎，才是我們的生路。

德國政變與希特勒政權

馬快然

「當斷不斷必受其患」這是中國古代成語，拿這古語的原則，來適應現代的事物，仍有其真理的存在。此次德國總理希特勒處置六世政變，其採取的手段，是斷然的，故解決的非常神速，不待變亂的爆發而即告平息。一般神權派思想的人，或者以為希特勒此種大刀闊斧之屠殺，有違人道。假定希特勒是個相信「上天有好生

除對監院有所贊議外，並曾提彈案之監委爲「昏贖糊塗」，引起監委全體公憤，各自發表談話，給顧氏以反駁。本來不成問題的事件，居然引起糾紛，這是值得吾人注意的問題。尤其在這國家民族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來鬧這些不必要的意見，真不知所爲何來！

監察院對顧氏所提彈章，經審察成立，呈請國府交政務官懲戒委員會作最後之審考。顧氏果無違法舞弊情事，對於自衛的申辯，是必要的。不過申辯，不能超過法律的自衛範圍以外，顧氏豈無這樣常識？即或劉侯武真有所謂「昏贖糊塗」，不堪監委之任；以顧氏身任鐵道部長而且兼中央黨部及中政會議常務委員的地位與職權，當不難使「昏贖糊塗」者，受政令上或法律上「昏贖糊塗」所應得的處分與制裁。乃計不出此，而於申辯文中，費人以「昏贖糊塗」

之德」的政治家，那末，此次他的命運，早爲衝鋒隊何爾姆一流首領所解決，別說他想當總理，就是何爾姆手下的一名書吏，他都高攀不上了！同時，德意志民族的生命，亦將陷於悲慘的深淵。

德國自希特勒領導下之國社黨取得政權之後，把德國境內之各政黨，一律解散，就是那擁有大批槍枝的鋼盔黨，也是在解散之列。德國數十年來之政黨政治，爲國社黨一拳打倒，當然他們是不甘心屈服的。國社黨自握政權以來，唯一之武力，便是依靠在衝鋒隊的身上，衝鋒隊一切行動的綱領，都出之于衝鋒隊參謀長何爾姆之手，何爾姆是國社黨中有名之幹材，深爲希特勒所信任，不意此最爲希特勒所信任之中堅人物，暗中已變成了反希特勒主義之健將，且爲此次政變之主要腳色。其所以若此者，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自必有其複雜原因在。細查此次政變之口號：「二次革命」，所謂「二次革命者」，就是要把希特勒政權推翻，而代以何爾姆或其他之政權，這分明是爭權攘利，鉤心鬥角，那裏是革命呢？可是，希特勒昔日能完成國社黨之任務，究竟是因爲什麼呢？這當然是因爲國社黨有適合德國國家需要之一貫政策。請言國社黨之一貫政策：

「余輩之志願，在基於民族自決權，要求一切德意志人結成一大德意志！」

「吾輩之目標，在要求德國國民與他國國民之平等權，要求廢棄凡爾賽與聖日

，這是否即構成「妨害公務」之刑事罪名，雖不得而知，而顧氏守法之觀念薄弱，已充分的表現出來了。顧氏過去曾經領導青年同志從事於黨的改組運動，所主張的：是「扶持民主勢力」。今在精誠團結的信條之下，而担任黨國要職，顧氏努力於黨務國政之苦心孤詣，深為吾人所瞭解，但對這事件之失態，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顧氏實係革命名詞之所謂「幼稚病」。至少顧氏應自己承認這是理智不能克服情感的事實。這樣小資產階級性的錯誤，在中國國民黨黨人中，是一種很普遍的现象，黨之所以陷於支離破碎，這或者是原因之一。

監察院成立以來，給國人所認識的弱點很多。監察院權力之不充實，亦不自今日始。國人之不重視監察權，已形處一般的心理，顧氏之申辯提出申辯的範圍，就是一般心理的反映。貴族各區

爾曼和平條約！

「吾輩之目的，在要求扶養吾國國民，移住吾國過剩人口！」

以上三種口號，是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國社黨初生時，宣佈于天下者，至今仍列為國社黨二十五條主要政綱中之要項。十四年來，國社黨之政綱未變，故希特勒之政權，穩如泰山。德國現在一切外交政策，悉根據此綱領而定。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對巴黎消息報政治主席白林農氏詳論德國對外關係，對於法國，希氏謂，德法間並無甚大之爭執，可以引起兩國間之戰爭，並謂將來沙爾問題解決之後，兩國間即可相安無事。對於亞爾薩斯羅蘭問題，希氏鄭重聲明，德國已確實放棄對於亞爾薩斯羅蘭地帶之主權，此後德國無復併吞鄰國土地之野心。希氏繼謂德法兩國間之接近可能，須視乎法國之意志如何以為言，如法國堅持其安全之保障，在乎德國之存弱者，則德國斷不能容忍，蓋此種思想，今日不容存在故也。如法國能承認和解之可能，並願開始與德國談判，則彼願靜聆一切，考慮一切，担負一切，蓋德國所要求之平等利益究為何物，至易解釋，以道德而言，則為平等之主權，但以實際而言，僅有分期達到目的之餘地。但如給與德國平等地位，須先由德國給與之代價，則彼願聞法國究須何物作為平等利權之代價，及法國所請保障者究係何物云云。對於波蘭和國聯也都有相當之表示，除此之外，希特勒復表示其個人和

監察使署適將設置的今日，「伸張監察權力」，實有要而且更不可緩。不過監察權力究竟如何始能伸張？這是監察立法當局所應特別注意的。顧氏既被彈劾，自應由政懲會迅速的將審考結果：究竟有無違法舞弊情事？公佈出來，以釋羣疑。過去政懲公懲兩會，將應辦之案積存至三年而不解決者，有數十餘起。於此，吾人對於監察院當局，亦不能不無微詞。政懲公懲兩會之應負絕對責任，自不用說，試問監察當局對政懲公懲兩會之失職瀆職，是否應該彈劾？非然者，何以服衆？抑或監察院對懲委會無監察權？這是吾人所不能明白的。

據報載：行政院出席者對顧氏被彈劾，曾有憤慨之發言，而在院長出席中政會議時，對彈顧案，亦有微詞。于院長亦曾發表談話，監察院權力若不伸張，

新報之圖面

平之志願，謂「歐洲各國，倘自相戰爭，則共產主義將乘各國之相爭而得漁利；將來歐洲或將為亞洲強國所控制，亦未可知。蓋亞洲戰雲方彰，倘不知鹿死誰手也。故今日歐洲列強應即更新策略，着眼於遠大之目的，而彼個人之所以必欲恢復德國之光榮者，實係對於數千萬人良心上之主張，並無對外之野心。且德國為與重困奮鬥，尤無籌備戰爭之餘暇也。」這是去年希特勒對於歐洲政局之表示，也就是德國社黨一貫政策之表示。因此之故，希特勒成爲德國現代英雄之代表，同時也爲德國民衆歡迎希特勒之原因。

此次德國政變之原因很多，然衝鋒隊內部之官僚化與腐化，是不可諱言的，所以影響到紀律的廢弛，啟發了內部份子的野心。據柏林國社黨公報之披露，可知此次事件之原因，公報內稱：

「自數月以來，有若干孤立份子，鼓動衝鋒隊反抗國家。此種企圖，起於一定方針之少數黨徒，其形勢日益明顯。衝鋒隊參謀長何爾姆，爲總理特別信任之人，對於此種陰謀，不惟未嘗制止，並從而鼓動之，乃顯然無疑之事。何爾姆之男子同性愛傾向極重，總理希特勒認此爲一種良心上衝突。何爾姆又以暗中活動，而在柏林知名之某人物爲介紹，與雪萊洪爾發生關係，而不令希特勒知之。何爾姆與雪萊洪爾之陰謀，其外國外交代表與聞其事。爲國社黨與國家計，實有從早懲治之必要。

德國政變與希特勒政權

本人即當辭職。黨政要人之如此糾紛，究不知何以故因顧案而釀成？顧違法與否及彈案是否合乎事理？自能取正當途徑，求合法的解決。引起政潮的糾紛，殊不值得。十一日晨中政會議決：「監察院彈劾案原文與被彈劾人申辯書及一切有關該案之內容消息，非經受理本案之機關決定公佈以前，概不得披露。」披露內容於報端，或者是顧案糾紛的原因，中政會以上之決議，無乃為事後的補救與將來避免之計。吾人對於這一辦法，亦無所非議。但一手掩不盡國人之耳目，希望政府對任何彈案結果之是非真象，必公告國人，反較絕對秘密為優。尤望政憲公懲兩會將三年來積存未決之案，迅速解決，並將何以積久不決之原因所在，給國人以有理由的答覆。

……當實行逮捕之時，發見種種事件，大伴風化，認為斷難寬恕。蓋衝鋒隊多數首領，皆擁有變童，其中一人於被捕時，情形尤屬不堪寓目。希特勒認此種傷風敗俗之事，宜予痛懲。……除此公報之外，希特勒以黨軍最高領袖之名義，以九事誥誠黨軍，同時即以此九事為訓令，授予新任黨軍參謀長魯資，俾其遵行：「一，余要求衝鋒隊各領袖，及全體隊員，絕對服從余之命令，嚴守紀律，而毫無保留。二，余要求衝鋒隊各領袖，操行正直，以資模範。三，衝鋒隊各領袖，以及政治組各主任，其操行使人不滿意者，一律開除黨籍，毫不寬假。四，衝鋒隊各領袖，起居務求簡單，俾人效法。即如黨軍柏林參謀部內部設備奢華，每月筵席費用，竟達三萬馬克之多，當立即將其解散。又各領袖一概不許舉辦所謂總交宴會。五，衝鋒隊各領袖出入用富麗汽車，非余所願見。六，各領袖當眾酗酒者，即無領導人民之資格。七，余欲各領袖與余合作，俾黨軍組織保持清潔與健全之性質，務令全國為大母者，得以子弟入於黨軍訓練，而無在道德上及風化上趨於腐化之慮。為此余願各領袖嚴格注視，凡有同性愛情事發生，按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懲治之後，當立即將犯者開出黨籍，或逐出衝鋒隊。余願各領袖以人類自居，而不欲見其行同禽獸也。八，余要求黨軍各領袖矢忠國家，對於國防軍，務以絕對忠誠態度相待。九，余望各領袖，以勇敢及犧牲精神自勵，而不可徒以責諸下屬。」

（未完待續）



光怪陸離

日本之血腥高壓政策

毒殺活埋喂狗

日偽自強佔我東北四省以來，對東北四省之人民，除一部份恭順奴隸外，稍有民族思想之血性份子，即不能生存。一方面以鴉片公賣，散佈毒品，以滅我種族。更以活埋、喂狗之殘酷手段，以對付稍有祖國思想之我東北同胞。如此雙管齊下之「血腥高壓政策」實施以後，我東北人民之不死亡道盡者幾希矣。茲將其滅絕人道之情形分記如下：

一 毒殺：偽國已經宣佈鴉片公賣，此不僅在增加其財政上收入，更含有毒殺我同胞之嚴重作用。蓋鴉片公賣，設有烟膏專賣機關。其烟膏內，另加入一種化學毒品。癮者既非向烟膏專賣處購烟膏不可，雖明知其另摻有毒質，足以妨害生命之安全，但烟癮既成，亦只得吸毒止癮，無可如何也。說者謂烟膏中所摻和之化學毒品，雖不知其名為何，然吸之者繼續一年以上必死無疑。

二 活埋：東北人民，處於日偽高壓之下，當然不能心悅誠服，反抗之舉，時有所聞，各地義勇軍此撲彼繼，再接再厲之不屈不撓精神，日偽兩方，窮於應付，乃有所謂血腥高壓政策之確立。除對義勇軍之慘殺外，更在東北各農村中建立

日本之血腥高壓政策

舊事重提

中共中央總書記

陳紹禹外傳

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紹禹先生，安徽人現約「而立」之年，身材矮小，而面容平常。舌長四寸，而聲音洪大。俗語云：「矮子聲高」。又云：「矮子矮一肚子壞」，聲高足當「和聲蟲」，而一肚子壞，即所以成其

為「百分之百的佈爾雪維克」也。舌長善詆，此又俱備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唯一條件。惟其「尊容平常」，此所以不見愛於女同志而有「就地打滾」之醜劇，是則不無缺憾；被女同志呼為「流氓」。

陳先生少有大志，鑒於中國國民黨自改組以來，日臻興旺，有機可投。一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紹禹外傳

主 體 無 邊 的 幸 甚

所謂偵探網。以偵察農民之思想言行，一經該偵探員認定有「反日排滿」之嫌疑者，無論是否真實，有無証據，當將該偵探所認爲之嫌疑人，網赴野外，挖坑活埋。甚至有全家老幼男女無一倖免者，觸目驚心，於斯已極。殊不知尙有更進一步之「喂狗」奇聞。

三一喂狗：將捕獲之義勇軍及有反日排僞之嫌疑人，剝盡其全身衣褲以牛肉饅頭包子麪包等物，將其全身佈滿，捆赴餓犬之室。其犬爲隨軍之軍犬，兇猛異常，此人即在羣犬爭食之下而傷其性命，而且血肉尸骨皮毛，盡飽犬腹，無絲毫存留，慘無人道，孰有甚於此者。

上斷就是日僞毒殺東北同胞之血腥高壓政策。

「三個叛逆的女性」

金壁輝，石應華，與川島芳子。

讀者用不着誤會，本文內容，並非郭沫若先生的佳作。這是漢(奸)「滿」(僞)日(人)聯組的一幕坤伶拿手好戲。此劇正在平津舞台，加緊排演。其主脚就是金壁輝，石應華，與川島芳子這三個女性——叛逆的女性。這三個女性，無疑的是中華民族的叛徒。稱之爲三個叛漢的女性，大概是不冤屈的。

金壁輝：是曾任僞軍司令及最近發表之僞長春市市長金壁東之妹。她不惜犧牲色象，在平津一帶担任秘密工作。這或者是報仇僞對乃兄的「知遇之恩」吧！她——金壁輝，在平津的主要任務，是以其金錢與肉體的種種特殊的誘惑，以聯絡拉攏我國反對中央派系之一切反動份子。一般財迷與色狂，拜倒於石榴裙——下，高跟鞋——下者，頗不乏人。在津活動最力之漢奸劉佩忱，韓乙青等與金壁輝往來甚密，劉佩忱的老母和妻子，也於六月五日由奉天搭車來津，一路之上，由韓乙青担任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陳 獨 逸 傳

九二五年，加入國民黨，不久又加入共黨，當一名小卒。說句良心話；陳在共黨之中，確實費了些牛力，故有「活動份子」之稱。五卅運動，被派往安徽各市場担任宣傳工作。由此登上龍門，身價十倍。

莫斯科成立中山大學時，他先生也就被派入學，於是由皖到滬，厲法租界平安旅社。次日携証明文乘黃包車，至江蘇省黨務辦公處之秘密所在，晤負責人朱式簡，朱是一個老而和善的人，見了他先生——陳紹禹，說道：「皖省原來只有名額十餘名，現被介紹來的有二十餘名，假使照數派送，如何對付別省同志？最好陳同志請回，下次有機會時再來。」矮先生原來就有一肚子的壞，尤其在這大有投機希望而發生意外失望的時候，「壞心眼」於是爆發起來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的說道：「好！不去也行，我去報告巡捕朋友，看誰能去？」說着說着拿腳就走。朱老先生畢竟是胆小的人，被矮子的「壞

護送之責。到津後一切動用家俱，以及住宅佈置，均係金壁輝派其所收買之狗男女一手包辦。據知其內幕者云：金壁輝到津時間頗久，在其秘密活動中，已與各方面發生很多關係，如西南方面之斐鳴宇等，亦曾與金等往來如梭。偽國派來津地之活動份子，概受金之指揮，以金為領袖。

石應華：石友三之妹石應華小姐(?)，是平津一帶女漢奸頭目之一。其活動能力與地位，雖不及金壁輝與川島芳子，但其幫助乃兄，策劃一切招募土匪運動之工作，實有相當力量。據我們所知道的，石部現有部屬約五千餘眾，有服裝者，駐山海關附近——前所，前衛，萬家屯，東羅城者，共約三千人。餘為便衣隊，散佈於秦皇島，海陽鎮，撫甯縣，朱各庄及灤縣境內東北一帶等處，不時出沒，騷擾人民。凡來平地接洽之部屬，如石友三無賴自出而之必要，即着石應華接頭。石現寓東交民巷某飯店內，兼充金壁輝駐平之通信員。

川島芳子：廣清肅王之長女川島芳子，其在天津担任日方之女間諜部部長之職，活動之方式，較以上兩個叛逆的女性——金壁輝石應華——更為具體而有計劃，茲將天津益世報所載各點，略誌如下，以完成本文命題為「三個叛逆的女性」之意義。日方為刺探我國軍政政治情形起見，特委川島芳子為駐天津女間諜部長其活動分為三組：「大同」，「大典」，「大啟」，各組之組成份子，悉為女性。大同組所搜羅者：為旗籍之浪漫婦女，專任聯絡平津旗籍之知識份子。大典組所搜羅者：為高等舞女及上等妓女，專任聯絡我國軍政界之腐化官吏及浪漫青年學生。大啟組所搜羅者：為中下級之浪漫婦女及中下等妓女，專任聯絡在幫之中小頭目及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勢力之人物。每組各有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領隊若干人，支配其活動區域與範圍。現平津之繁華地點，凡高等華人遊息之地，無不有彼等之足跡。天津舞女中，有所謂「小妹妹」，「小蝴蝶」者，色技冠群倫，姊妹姓朱，姊妹姓張

三個叛逆的女性

心眼「服征」了。經其他同志排解之後，矮先生的出國，就得一帆風順，如願以償了。並且因為他要去「報告巡捕朋友」，就得了一個渾號，人皆以巡捕朋友「呼之。

因為是「巡捕朋友」才能得到莫斯科的陳先生，達目的地以後，不知者確認他很「老實」，那知他在不言不動之中，沉機觀變。當一部份人不滿意於余秀松輩亦湘之時，他老先生「壞」的手段就拿出來了。他和張聞天沈澤民等勾結起來，奪取了所謂委員地位，於是由「老實」的「巡捕朋友」，一躍而為同志中的委員。當時的矮先生之志得意滿，自不用說了。

第三國際派米夫來中國宣傳所謂國際路線之時，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個矮子跟着做隨從。這個矮子就是老實的「巡捕朋友」陳再紹先生，不用說，跟着米夫的隨員大概都是「頂刮刮」的角色，中共黨部在所謂需材孔急的當中為集中人材計，當然要把這些「頂刮刮」的隨從角

中共中央黨部宣傳部外傳

韓麟符之行踪

，每月恒出關一次，專為川島芳子傳遞消息。沿途軍警，雖嚴加盤察，亦未得何種可疑証據，但每次必有日本之僑裝商人，出面為之証明彼小姊妹小蝴蝶，係受某地舞場之聘前往獻藝云。——這就是所謂「三個叛逆的女性。」

韓麟符之行踪

前陸軍第四十一軍政訓處長韓麟符行踪，據平滬各刊物記載，謂其已赴大連，津其報曾一度傳其已經被捕。昨據五原來人所談確實消息：韓與其愛人楊新華，刻在蒙古游擊隊中，竭力活動，企圖大有所為。此種事件，實有注意之必要，特記其事，以告國人。

韓自孫殿英軍潰敗後，即與其妻楊新華並同黨李希逸，藏匿於五原蒙古人白姓之家中，綏遠主席傅作義早經下令嚴緝，韓亦不敢向外活動。惟以手頭拮据，壯士無色，擬赴天津提取存款一韓現尚存數萬餘元，乃自造謠言，謂其已經被捕以減少偵探人員之注意力。旋某方通令各工作人員略謂韓麟符並未被捕，仰即加緊嚴緝歸案，無任脫逃云云。韓一計不成，又生二計，乃散佈所謂潛赴大連閉戶「讀書」之說，各刊竟為其烟幕彈所障閉，此所以有「韓麟符赴大連」消息之刊載也。但以當局緝捕甚嚴，仍不敢冒險來津，因居白宅，一籌莫展。不久為五原駐軍所偵悉，當派隊往白宅搜捕，韓夫妻適匿白姓眷屬內房深處。李希逸則化裝奔逃，以調虎離山計，韓得終免於難，結果李希逸被獲，韓則又營窺於某蒙古包中，以靜待時機。韓氏靜極思動，不甘寂寞，乃出其政治活動之好身手，與當地哥弟會聯絡，不久即加入同盟，被舉為副山主（即副龍頭），所屬哥弟夥，有數百餘人。近以其副龍頭之關係，打入蒙古游擊隊裏面，而宣傳和領導其所謂「平民革命」主義，刻下努力工作，仍未放棄其「打通國際路線」之既定原則，與在津之張慕陶仍時通聲氣，信使往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高外傳

色留下做赤化工作。陳先生在當時對自己的路線的決定認為還有繼續做米夫的隨從的必要。當時即有不願留華的表示。原來共黨也有所謂紀律先生，指出紀律的帽子，把這個矮子壓服了，但暫時的壓服終於敵不過矮先生欲替米夫做隨從的忠實與熱忱。這米夫回國登輪之後，輪船將開之時，陳先生單人獨騎，買一小舟，偷偷摸摸的上了輪船。一俟輪船開行之後，再出兩來叩見米夫，口內滔滔不絕的訴說他「不願留華，情願反俄」的種種理由，並拿出些什麼黨的理論與革命的立場，以自開脫其違反紀律的罪名。米夫在這「花言巧語」之下，並且是「生米作成熟飯」，不得不接受他——矮子的請求。一路之上矮子四寸之長的長舌，於是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妙用了。諸葛孔明，運用三寸不爛之舌，以舌戰羣儒，罵死王朗。矮子的身材雖短，而其不爛之舌特長，較諸葛孔明尚加一寸——四寸，無怪乎不難把聰明才智不及東吳羣儒的米夫，說得「心花怒放，樂不可抑」，說者謂「諸葛孔明之舌戰羣儒，罵死王朗，以口說居多，舌

還，但張慕陶刻已潛往陝西有所活動云。

關於社會民主黨的種種

我們中國的社會民主黨徒孫偉章在「怎樣幹」當中，遂可證明它已有十餘年奄奄一息存在的歷史了，現事實告訴我們，它已踏進了窮滅的死園，將要成爲歷史上名詞，但它在政治上活動的情形和搗亂的行爲，雖屬明日黃花，然爲着史實的關係，不可不記。

(一)社會民主黨組織的開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的形成，是因爲當時在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當中，形成兩個派別，經常在咖啡店，及學校教室當中，爆發激烈的鬥爭，一是共產主義的集團李立山，周恩來，陳延年等，一是在國家主義口號底下的會琦，李璜，余家菊等，而孫偉章，施沉等，始終動擾於這兩派的中間，而且領袖慾又很厲害，無論加入共黨，或國家主義，那一個陣營當中，因爲歷史的關係，決不能取得領導的地位。這樣深謀遠慮的結果，因之決心另起爐灶，以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來做活動的幌子。而且它們政治的資本，有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理想做基礎，可以源源不斷的抄襲過來，這是何等風頭而且省力的勾當。於是社會民主黨遂爾形成。迨孫偉章等歸國，在四川，上海，一帶繼續活動，尤其是在孫偉章的老家——四川——成都大學當中，建立了一點微弱的基礎，同時施沉在上海東拉西湊，亦有十來個青年參加。它們當時的中心刊物，所謂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的，是叫做「星」，這就是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建立組織的開始。

(二)社會民主黨政權的建立，一提起社會民主黨在中國已一度建立政權，恐誰也難免有點懷疑吧！其實中國面積太大，年來花樣亦太多，稍不留心，就已忽略過去，這是往常習見的事實，而社會民主黨曾一度建立政權，恐亦容易被人們忽略

關於社會民主黨的種種

不過發生一種週轉言詞的作用，而矮子則與諸葛孔明不同，矮子之作用在「說」而不在「說」，是故舌之功用，較口爲大焉，米夫謂陳紹禹「是百分之百的佈爾雪維克」，不善詆者，何克臻此！但記者並不知道陳先生所以能得米夫歡心，究竟是否用的詆法？還是問題，不過根據陳先生，「舌長四寸」的特徵，却免不了「百分之百」的嫌疑。

民國十九年中共幹部改組，第三國際東方部長米夫，派令陳矮子回國擔任中共宣傳部長。不幸有一天因故被捕，捕去，大概因爲是「巡捕朋友」之故，只輕輕的敲了五百元竹槓。但是「富貴不能隨身」，那能「馬上過現」？陳先生眉頭一縐，計上心來，立刻揮動大筆，草函一封，着巡捕送向某秘密機關，立索五百元。該秘密機關既不敢不給五百元，而又吃驚非同小可，則對矮子不得不給他一個打擊。乃密電米夫，欲將矮子開除黨籍，詎米夫回電云：陳同志乃百分之百的佈爾雪維克，不比尋常同志，此次行動，乃一時之誤，着即來莫斯科再受訓練此令。

陳先生在滬不能見容於同志，即將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紹禹外傳

關於社會民主黨的種種

過去的，故特為之介紹出來。

社會民主黨政權的建立，是民國十八年，曾領導閩西七共，自稱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其後認為共黨是此路不通，而與之分裂的傅相翠，在閩西開始暨起社會民主黨的招牌，建立其所謂社會民主黨的農工大眾政權。割據閩西一隅為社會民主黨實驗區域。而這一政權實驗的結果，閩西一帶普遍的歌謠是「土地民有，官得其七，苛稅如毛，民求其澤？欲求逃生，關卡嚴密，數年之後，祇剩枯骨，」這就是社會民主黨在閩西建立政權實驗的成績，及民衆對社會民主黨政權的態度。而參加這一政權的人物除傅相翠，畫月琴外，其餘却是龍巖一帶的土共轉變過來的，而這一政權存在的時間却有兩三年的歷史，這是值得注意的。

(三)陳銘樞與社會民主黨，陳銘樞過去一貫的是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在福建事變以前，恐誰都不會疑心他與社會民主黨有任何勾搭的吧？但實際完全是兩樣，除在官運亨通的時代，固然是開口總理，閉口三民主義，表示他澈頭澈尾的忠實，迨在行政院長任內，因招商局受賄案件被人發覺，致遭受極大的物議，於是辭去行政院長準備放洋。從此亦感到本身在國民黨內地的動搖，於是召集它的心腹王禮錫、商量辦法，王向來一貫是渲染着牛克思主義的思想，而且含有極大的野心，於是利用它在A、B國的經驗，一味發動陳銘樞來作社會民主黨的嘗試，以作為別於共黨和脫離國民黨後政治鬥爭的根據，同時趁陳銘樞出洋，和原來在中國社會上有相當地位的關係，不難取得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援助，和吸引中國原有的社會民主黨做它的基礎，陳為着滿足它領袖的慾望，和嚐黨魁的滋味，於是類類首肯，稱為得計，所以委託王禮錫等創辦神州國光社以資宣傳。因之讀書雜誌的學說，遂取兩面開弓的方式，一面攻擊共黨一面表示對國民黨的不滿，而大譁其牛克思的理論，同時極力拉攏從共黨當中開除出來的份子如胡秋厚、梅羹彬等以為左右助手，一陣一陣牛克思主義的學說於是從神州國光社傳播出來，這就是陳銘樞與社會民主黨關係建立的開始。(未完)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紹禹外傳

出國。但尚有向某女同志進求性愛的問題，還未解決。某女同志，三分人材，七分打扮，固一人盡可夫之浪漫密斯，在矮子的眼光中，密斯無乃是十足加二的標準美人，進攻者久矣。無如陳先生那一副尊容，不甚高明，難要密斯的垂青。矮子身任部長，居高臨下，利誘威脅，當然極盡挑逗之能事，密斯若即若離，終未給與真個消魂。矮子求女若渴，久在奈何之天，乃於赴俄之前夕，開某旅館之某號房間，函召密斯來，畫事重提，並口誦小江平董二嫂子的故事，以動密斯春心，詎對方司空見慣何足為奇，不僅鐵石心腸，不為所動，而且嗤之以鼻。矮子情急無奈乃就地打滾，以求對方憐恤於萬一。密斯不動聲色，按動電鈴，呼茶房入，當面指罵矮子「流氓」：「數聲而去，迨矮子起而追之，則黃鶴杳矣。說者謂「陳矮子四寸不爛之舌，可以抵動國際部長而其尊容不能見愛於某女同志，何易於彼而難於此也！怪哉！」

陳先生現已榮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之職，特將其榮光事跡表而出之，以作將來陳總書記修史之一助，亦未始不足以流芳萬世云耳。



土龍山慘案別紀

惜夢

——從哈爾濱傳來的一個血淚交流的哀音——

土龍山的慘案，國內報紙已經有過多次的記載，在那簡略的記載裏，我們已經可以充分的想見爲這一個慘案的犧牲是怎樣的悲壯與偉大。前天接到哈爾濱一位朋友的來信，更詳細的告訴了我這一個慘案的事實。按說兩萬幾千毫無抵抗力的農民，換來的只是五百四十幾個日本的官兵，代價雖然是有些太小，然而他們沒有武器，他們只憑着一身血肉來拚，無論如何，這是充分的表現了東北的同胞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精神，勝敗雖有懸殊，而這種反抗的精神確是終古不滅。雖然有一都人在重壓下爲苟且偷生作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傀儡，然而，究竟無礙於整個的東北同胞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強暴的精神。現在把他來的信介紹在這裏：

景文回來，說是關於土龍山慘案「國內的報紙多有登載，可惜是過於簡略。不過我以為國人的腦子只要會想一想，總可以知道東北的同胞，是處在怎樣的一種情況之下，正不知道有多少可憐的同胞，隨時隨地便被這樣的犧牲了。實在我有些不忍再回憶這過去的血影。然而，我又覺得這一次慘案的發生，多少可以表現出來；這些在重壓下的同胞，內心是如何的憤激？精神是如何的壯烈？能反抗，肯犧牲，並不是真像綿羊一般的甘心馴服敵人的鐵蹄之下。所以，我有再給你補寫一點的必要。

事情是發生在今年的春天，原因當然是收繳地照。說起繳照來，比較肥沃和鑄於種稻的地區，照例是不能幸免，並不限於伊爾的縣境。不過，對於伊爾地區是特別的廣大，手段是特別的狠毒，被繳照的農民太多，事實又在催逼他們，使他們找不到一點另外的生路，這麼，他們只有死，只有這樣最後的一拚了。

(未完)

雪國春秋

冷 雨

楔子 一把酸淚談革命
滿紙荒唐話舊時

雪
國
春
秋

話說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任憑你是多麼有權威的公候伯子男，甚或皇帝皇后，也要隨着「日月如梭催人老」的齒輪旋轉，就是那雪山裡鍛鍊出來的釋迦牟尼，也逃不出去涅槃的痛苦，況且凡人俗子，更說不到超凡入聖了。那些大聖大賢，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活在人間世的時節，也不知受了多少人的恭維，赫赫洋洋鬧了一陣子，大限到來，一口氣被九鼎壓將下去，到如今只留下個名兒，和些無濟于事的破簡殘篇，惹得野草閒花滿地愁。

春秋戰國時代，是個邪說橫行的時代；諸子百家，各自吹其政治思想，弄得老百姓無所依從，思想混亂得要命。墨子是這些政治思想中的苦行派，他主張兼愛主義含着些農業共產主義的理想。那年墨子遊說江湖，被那些江湖上的說客，東一質問，西一盤詰，氣得墨子跑回了故鄉，不過數月，染病在床一命嗚呼！

說也奇怪，墨子死了之後，他的陰魂不散，在空中裏窺探了數日，在人間世裡找不出來他的同情者，他的那些大弟子們，把他的言語刻在竹板上，埋在陰山背後，無人知曉。

數千年來，墨子的陰魂，飄蕩得可憐，從東勝神州到南瞻部州，那裡氣候炎熱，人民的理智太弱，對於墨子的學說，沒有接受的誠意。墨子因此頭腦玄黃，滿身流汗，超快的跑到西牛貨洲。墨子以為西牛貨州的人民，一定是智識高超，出類拔粹。墨子曉行夜宿，路上留心注意，好容易來到西牛貨州的境界，誰知那裡的人民，都是斷髮文身，對於墨子的學說，無所用之。墨子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之道也。西牛貨州之氓，斷髮文身，吾道窮矣！」墨子在西牛貨州的山頂上，心中暗想了一番，也想不出來好的出路，此時墨子的腦筋裡千頭萬緒，煩惱至極！

(未完)